最光明也最黑暗的一年

評審——張瑞芬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

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與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脫穎而出，並列首獎，在2016年這個最光明也最黑暗的一年，既代表了不同世代，也彰顯了多元題材。

「2016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」參賽作品共29件，10月13日於臺灣文學館，由新任館長廖振富親自主持複審。出席的評審委員共五人：吳晟、顏崑陽、林文義、張瑞芬、宇文正，共同推選吳晟擔任主席。經過一番評審委員個人的心理掙扎與會議桌上的猛烈攻防，選出進入決審的五件作品，分別是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、陳栢青《Mr.Adult大人先生》、阿潑《介入的旁觀者》、袁瓊瓊《滄桑備忘錄》、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。蔣勳的《捨得，捨不得》、詹宏志《旅行與讀書》、李進文的《微意思》、傅月庵的《一心惟爾》、夏瑞紅《小村物語》雖亦有票數，卻未能領先，遺憾竟成遺珠。

各自揣著心事回去的評審委員，臺南暖熱明亮的陽光已經安慰不了內心的徬徨了，辭職已經來不及，然而上述這份書單而言，幾乎沒有一眼就是公認冠軍的傢伙。對於這項在國內文壇象徵散文冠冕的大獎，評審委員的理念並無太大差異，對照以往三屆散文金典獎得主三人，周芬伶、林文義、陳列，散文資歷、風格創新與這本書的份量無一不需考量。然而較諸往日，散文這兩年相對沉寂，偶有奇花異草，卻也都有明顯可以挑眼的地方，這難解的棋局簡直就像村上春樹《聽風的歌》說的，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，就像完美的絕望並不存在一樣。

再回到臺南，已是決審日的11月3日，在副館長蕭淑貞的主持下，評審委員各自詳讀進入決審的五書後，再次充分討論五本書的優缺點，在第二輪圖窮匕見的投票中，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3票，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1票，阿潑《介入的旁觀者》1票。首獎因未達四票出現僵局。經過再次協商，眾人同意再投一次票，最終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與《革命與詩》相持不下，於是決議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與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並列首獎，同獲殊榮。

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是一本少見的人性自剖，暗黑家族史。美麗少年，月之暗面，小說家改用散文的紀實形式挖掘內心與原生家庭的不堪，讀來驚心動魄，淪肌浹髓。這本散文，抽絲剝繭的道盡家庭的暴力本質與對人的多重傷害，看似小我（個人）題材，實則有普遍性，道盡了外省族群來臺的滄桑與家變的必然。作者的父親與母親在大時代裡葬送了個人理想，成了怨偶，包括離家未歸，終究天倫反目的悲劇大哥。人人風飄蓬飛，命如草芥。作者挑戰「為長者諱」的姿態很勇敢，文字卻異常簡靜收斂，情感收放得宜，寓意深邃，全書結構緊密，首尾完足，尤其成功。一本令人讀之心膽碎裂，如受雷殛，如卡夫卡所說「會刺痛我們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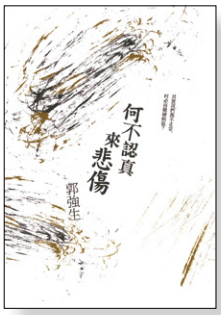
的書。雖有評審疑慮主題稍嫌負面，仍在其他評審極力讚賞下，獲得極高評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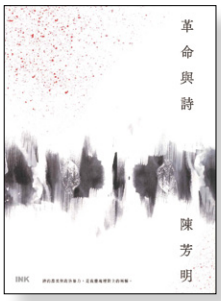
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是一本雪夜足跡的回憶心語，結集自作者近年專欄「晚秋書」的海外革命回憶錄。時間聚焦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到洛杉磯編美麗島周報，前後十五年間的流離人生，躊躇之歌。跨足學界、政界與文壇，陳芳明的美麗文筆與艱難人生，映照著雪跡斑斑的來時路，曾反覆在早期聯合文學的人間四書與近作《昨夜雪深幾許》、《晚天未晚》中展現。陳芳明散文節奏舒緩，運鏡細密，雪地楓林，象徵迷離，像質地很好的一匹雪緞，觸感柔熟，無疑是本次參賽作品中技術含量最高者。有評審力陳文字重複過甚，多有濫情之弊，然《革命與詩》情節雖與舊作雷同，卻明顯改編了以往的寫作慣性，加入不少細節，順著時間序寫下來，形成既可分進又可合擊的結構，頗有勝境，終究仍獲得大多評審肯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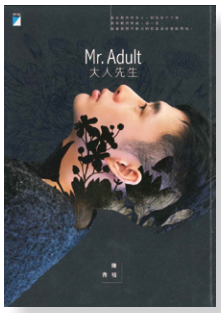
陳栢青《Mr.Adult大人先生》，是本次參賽作品中令人驚豔的一抹奇花異草。文學新秀的第一本散文，妖豔出格，華年異彩，有如羅毓嘉2.0版。陳栢青的散文獲獎無數，天生寫手，早在各項文學獎中經過認證。他並不局限於男同志題材，成熟中帶有戲謔感，魔術般的巧思，飛天入地般的自由，無半點勉強，是年輕世代中最富潛力也最被看好的尖子資優生。《Mr.Adult大人先生》全書題材多元，長短兼具，寫得瀟灑風流，不黏不滯，新人如老手，贏得評審一致讚嘆。可惜太過年輕資淺，堪稱本屆最佳新人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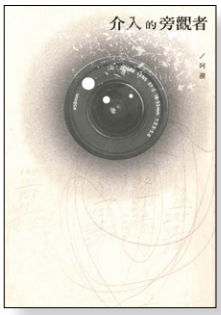
袁瓊瓊《滄桑備忘錄》，是一本散文版的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」。小說兼編劇家的幽默小品，舉重若輕，輕倩明快。這種閒說趣談的隨筆，與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適且成了外省世代笑淚交織的對照。作者用孩童的天真之眼看世界，沉重的題材，寫得風生水起，同時也是童女之眼，人事初經，曖昧懵懂，在模糊之處有天光的明亮。大題材寫成小隨筆，世故又天真，滄桑又童趣，尤其家常瑣事，刻劃入微，敘述魅力獨具，遠遠超過精彩好看的境界，是一不可忽略的逸品。

阿潑《介入的旁觀者》是一本難能可貴的文青社會觀察與旅遊報導之書。題材遍及國內外大小政治社會議題，作者熱情而好奇的張望著新奇世界，為不公不義發聲。舉凡太陽花到雨傘革命，廣島核爆，查理事件，十月圍城，翁山蘇姬，北京霧霾，樁樁件件都成為筆下寄情的心事。年輕女子隻身勇闖天涯，格局恢廣，文字理性與感情兼具，又顯出高









2016年散文入圍作品。

超的書寫功力，表現十分亮眼。然而內容太過多元，顯得隨處生發，報導文學與新聞寫作分際難以拿捏，也成了可能的侷限。

郭強生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與陳芳明《革命與詩》脫穎而出，並列首獎，在2016年這個最光明也最黑暗的一年，既代表了不同世代，也彰顯了多元題材。何不認真來悲傷的郭強生，加上總是認真悲傷的陳芳明，是僵持也是涵容。晚天未晚，天寒欲雪，金線菊仰望高高的窗口，而讀者是善等待的。

文學是人生與人生間彼此的映照

得獎感言——郭強生
攝影——莫佩珊

過去這一年多，因為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的出版，許多人對我表達了關心祝福，還有就是來自文學界的肯定，從開卷年度好書獎、金鼎獎、到此次的台灣文學金典獎，至今仍讓因照顧父親而暫停工作的我感覺不太真實。畢竟，這是一本在極度惶恐悲痛中所寫下的文字，記錄了我在面對人生最艱難的轉折時刻，許多必須勇敢面對才能繼續走下去的遺憾糾結。要不是許多認識與不認識的讀者告訴我，這些曾在報紙專欄刊出的文字，幫他們說出太多不知如何說出口的心情，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療癒，我一度還曾猶豫是否要將它出版。我衷心感謝所有那些耐性讀完我這些文字的朋友。你們的理解與同理心，才是更應該被祝福與肯定的。

寫作，一直像朝身陷巨浪中的我所拋出的繩索。那一段深夜裡含淚敲字的無助，如今看來，似乎是身為寫作者註定要完成的使命。

我一直相信，文學是人生與人生間彼此的映照。這次得獎消息傳來前，我正在重讀莒哈絲的《情人》，當中有一段話讓我震驚。她說：「寫作，若不能每次都將最複雜難解的事情，藉由穿透某項不可說的核心本質，將它們呈現出來，那麼它就不過是廣告宣傳品罷了。」若是早幾年，也許我還不能對她的體會有那麼深刻的認同與理解。永遠沒有簡單的答案，回憶中總還有太多被遮蔽的回憶，書寫只是為了再一次發現書寫必須被打破的框限，而我能憑藉的也只有這兩者，用以對抗宣傳廣告充斥的這個年代。如果要用我自己的話來形容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，無非就是對「我是誰？我從哪裡來？要往哪裡去？」最誠實的思考。看似無奇的三問，一直等到人生半百才終於了解其不可說之重。

難關還在持續，悲傷讓人安靜。感謝評審，也期許一個更清明的自己。

重新走過當年 跌宕起伏的遠方道路

得獎感言——陳芳明
攝影——莫佩珊

《革命與詩》是我在海外流亡時期的心影錄，時間橫跨1974到1983年。這段時間，我加入了國際特赦協會的人權組織，見證了美國越戰的失敗與撤退，也涉入了黨外民主運動。在美麗島事件後，受到1980年林家血案的衝擊，決心參加許信良在洛杉磯所成立的《美麗島週報》。那可能是我試探個人意志最為深刻的時期，不僅全面改造了自己的人格，而且也讓自己的學術研究完全轉向。那是一場火煉的過程，經過這場前所未有的生命歷程，我終於開啟後半生的志業。

撰寫這本自傳式的回憶散文時，彷彿又重新走過當年跌宕起伏的遠方道路。許多難以抵擋的情緒再次席捲而來，那種力道只有親歷其境的自己才能真實承受。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，我會不會又選擇曾經做過的事？這是我常常遇到的問題，也是沒有答案的問題。我只能這樣回答，如果歷史條件沒有改變，如果我可以再年輕一次，應該還會做同樣的選擇。因為當年所信仰的自由主義與人權價值，到今天我還信守著。至少我從未感到後悔，也沒有感到驕傲。

回到臺灣已經二十餘年，不僅回到學界，也回到自己所眷戀的文學書寫。上天對我確實不薄，完全沒有剝奪我的思考能力，更沒有讓我喪失創作的能量。當我能夠沈潛下來，覺得回顧我前半生的時機也宣告成熟。這是我兩年前開始動筆書寫的決定，不僅要讓自己走出曾經有過的傷害，也要為這個海島留下深刻的記憶。最重要的理由，則是嘗試給自己一個自我救贖的出口。書寫，不斷的書寫，可以帶來療傷的過程，使當年所受的衝擊痕跡癒合。

撰寫這本散文，斷斷續續延伸了兩年。每個月寫五千餘字，每次集中在一個特定的記憶點，希望過去的感覺可以更生動浮現在文字裡。那段旅程都在美國西岸的城市徘徊，沉浸在回憶中，那些年，那些事，那些人，又回到我的心靈深處。我只想把點點滴滴的經驗留下來，當年遭遇之際，從來不知道真實的意義。如今可以回首瞭望時，才明白了在靈魂裡刻下了怎樣的深痕。我只能這樣說，經過的每條道路，經歷的每個事蹟，已都化成我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結集成書後，我要繼續寫出離開《美麗島週報》之後的生命轉折。現在我正在寫第二冊，那是我在舊金山歲月的始末。在那迷人的城市，我完成了《謝雪紅評傳》的書寫，也讓我到達了女性主義、馬克斯主義，以及後殖民論述。那是我後半生學術生涯的起點，也是我開始準備返鄉的起手式。我從來不知道這本的心影錄會獲獎，因為我一直相信給自己頒獎的最好方式，便是為自己寫出生命書。既然能夠寫出了，就已經給我最好的獎賞。我感謝國立臺灣文學館又給我額外的獎。

2016.11.10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